

鄭慶雲博士

的生命探索之旅

文：鑽而

生命命之“道”



你無法想像，一個立志“當科學家”，在香港大學主修物理、副修數學的人——大學畢業後去工廠當管理人員會樂在其中；你無法理解，一個略有所成的工廠管理人員，會貿然放下權位，專心鑽研哲學；你無法相信，一個認為“人工智能必將改變世界”的人，會甘心追隨佛道。但現實世界中卻是真有其人，他便是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主任鄭慶雲博士。與鄭博士聊天猶如在上哲學課，他平平淡淡的話語中充滿玄機，發人深省。以下，就由筆者帶領大家去鄭慶雲博士的學習道路上尋幽探勝吧。

求學之“道”

“小時候，我們一家六口住在一個不到百多呎的小房間，後來搬到木屋，地方還是一樣狹小，但不用和其他住戶擠在一起，已經很不錯了！”鄭博士娓娓道來。家雖貧，鄭博士卻覺得心靈一點也不貧窮。

記：你小時候有什麼嗜好？

鄭：除了讀書，我基本上沒有其他嗜好。空餘的時候，我便會上圖書館借書，回家靜靜地看；上了中學，課餘便去幫人補習賺錢，以便留作讀書之用；中學認識的好友，都是愛讀書的，大家一起就是談知識、談學習，時而互相勉勵，時而互相鞭策，生活平實有味。

記：喜歡看什麼類型的書？那些書對你日後的學習有什麼幫助？

鄭：我當時最喜歡看科學類的書，喜歡思考生命和宇宙形成的問題，所以上大學的時候順理成章便修讀物理和數學，碩士課程則研究“人工智能”。當然我一直深信科學可以造就人性，創造神的角色，曾經立志當科學家呢。

記：求學階段，有沒有對你影響深遠的老師？

鄭：給我影響至深的是大學時期教數理科的一位老師，最初佩服他很有學識，既是數理方面的學者，又能在戲劇方面闡出名堂，這對我後來轉投另一個方向繼續發展，多多少少有點啟發，但影響至為深遠的，應該是跟隨他做研究工作的所得吧。他不直接教你知識，只教你學習的方法(Learn how to learn)，遇到難題的時候，他不會給你答案，而是告訴你從哪些書上可以找到答案，讓你自己去經歷求學的過程。

記：是什麼使你從“科學”轉投“哲學”？

鄭：小時候，我一直相信科學可以改變世界，但隨著年紀漸長，覺得當中欠缺人性的探討。既然人是宇宙重要的組成部分，人性的探討是必不可缺的。大學二年級的時候，我開始看哲學的書，從此迷上哲學。



記：哪一位哲學家的思想對你影響至深？

鄭：康德的“理性批判”觀對我影響最大。他把知識分為“先驗知識”(已知的真理)和“後天知識”(學習的結果)，他認為人類不能永遠相信主觀的真理，要以“理性批判”去辨別知識的真偽。例如：早期“先驗知識”告訴我們“兩條平行線在無限遠相交”，但經過理性的批判驗證，我們會發現“兩條平行線在無限遠相交”不是絕對的定律，有些情況下“兩條平行線永不相交”，在球體中“平行線會在兩極相交”。康德的哲學觀讓我懂得了“理性求真”的重要性。

記：你覺得東方和西方的哲學有何不同？
你自己對哪方面較有興趣？

鄭：很難用三言兩語來概括，但基本上，西方著重人性方面的思考，而東方卻滲入了宇宙觀的探討。我本身喜歡探討科學問題，自然對東方的哲學更感興趣。起初我沉迷老莊的道家思想，他們從形而上學方面探討世界的起源，“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”，“道生一、一生二、二生三，三生萬物”等論調，與西方科學方面的推論“宇宙由一點爆發出無限，當中無法經驗，無法用語言文字去描述，只能用心感受”不謀而合。自己後來從事人的管理工作，又開始對孔孟的儒家思想產生興趣，認同法規對人事管理方面的重要性。



Q工作之“道”

告別了輕狂歲月，鄭博士的“科學家”美夢落空了，變成了平凡的工廠管理人員，但他竟然沒有感到失落。在工作剛出頭的他，卻貿然放下所有，來到澳門發展，全因為對理想的追求。他的理想是什麼呢？是一種對終身學習的執著。

記：大學畢業後，為什麼放棄本行，跑去做工廠管理人員呢？

鄭：我家境不好，畢業後首要任務是解決經濟問題，碰巧當時經濟不景，能找到工作已經不錯。當時香港很多工廠都是跨國企業，前途不錯，我抱著不妨一試的心態，一做就幾年了。

記：作為大學高材生，覺得做工廠大材小用嗎？

鄭：也不會。雖然我們學歷高、理論多，但人生經驗不足，實作的能力比不上很多學歷低的前輩呢。我最喜歡和長輩聊天，從他們口中學得的人生哲理，是書本上沒有的。如果可以再選擇，我還是喜歡在工廠工作，因為企業大，人面廣，單從人事管理方面，它所帶來的挑戰性和滿足感，是其他行業無法比擬的。

記：是什麼機緣讓你與教育結緣？

鄭：當時很想繼續修讀博士學位，碰巧澳門東亞大學(澳門大學前身)聘請教職，我便到澳門來教書，而且一邊工作，一邊完成了我的博士學位。

記：教書的感覺怎樣？有什麼抱負？

鄭：年輕的時候，我從來沒有想過投身教育，但接觸教育後，才感受到教育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。教育是另一種人事管理的工作，它給我另一種挑戰和滿足感。談到抱負，我期望給學生帶來的不單是知識和技能，而是一種對生命的思考，讓他們確立自己的人生追求。



記：你自己又如何看待人生呢？

鄭：年少的時候，少不免想追求功名成就。當年我被工廠派到毛里裘斯、斯里蘭卡等落後地區工作，起初覺得當地人不求上進、思想落後，有點看不起他們，但相處日久，才發覺他們生活簡單快樂的可貴。其實人生不過如此，再多的物質，再多的功名，也不能給你帶來更快樂的生活。當滿足了基本的生活，我的人生追求便是由學習和思考中得到滿足。

記：兒女是生命的延續，你有什麼育兒的心得？對他們有什麼期望？

鄭：教育兒女的確是門大學問，但我自己卻沒有什麼心得。我的家庭沒有特別栽培和鞭策我們，不也能健康成長嗎？我希望給他們的不是具體的東西，而是潛移默化地給他們指引出人生的價值，如待人謙遜、珍惜擁有、喜歡學習等。

記：幾十年來你一直過著離鄉背井的生活，有沒有一刻後悔過自己的選擇？

鄭：遺憾是有的，但沒有後悔。母親離世的時候，我沒有陪伴在側，很是遺憾。但人生美滿與否不在於活在何處，而在於你活著有沒有追求。所以對於我來說，在哪裡生活都不重要。我在澳門組織了家庭，便把根植在這裡，即使它不是我的故土，但小城純樸和人情味濃的特性是我喜愛的，我沒有後悔自己的選擇。將來子女長大了，我也不會要求他們留在我身邊，我會讓他們自己選擇根植的土地。



結語：

作為澳門大學持續進修中心主任，鄭慶雲博士如何去理解“終身學習”這個概念呢？他認為“持續進修”就是終身學習的路徑之一，當社會成熟度增加，文化氛圍可以由物質轉化成精神追求的時候，終身學習的理念才可以開展，而澳門現在仍處在開發期。

筆者引用了鄭博士論文中的一段話作結，因為文字中，我們不僅感受到鄭博士對終身學習的追求，也深切明白到鄭博士無懼一切風雨的原因。

“我們需要啟迪學員接受終生教育，培養他們的學習興趣，進而把自身從生命中的‘術’中抽離，提昇到‘道’的境界，把學習視為自身的一種超越，從知識的領域中建立自己的人生觀與生命的意義。”

